丹溪集

乾

丹溪先生實紀序

粤我
世宗大王聖智天縱克聖君師
始設集賢殿以處當世文學之
士而朴忠正成忠文李忠簡柳忠景
河忠烈實爲選首即
端廟六臣之一也想其羽儀一時
高文大策炳烺可觀而禍故之餘

遺佚不傳尙論者以六臣所遭罹擬之　皇朝方正學諸人此尤不幸也正學旣全集其言足以不朽於萬代六臣則曾有是足重至不青紀乎色於丹溪集而讀之乃河公遺藁也雖寂寥殘篇上焉者化言之盛亦足而樹立之烈足以徵信吁其可敬也公姓名在歸孺節

義烏史丹溪鄉在 朝廷著纂
在士林文字之傳不傳於公未必之
加損也第詩若文沖淡紆餘絶
無巉刻痕宜享純庬之福而竟被
擯謫遠鬱況竟至二百年而始伸豈
文章之危不係乎時運而嘗涉於身
命數於公之一言一字則固已軒天地
耀日星殆家傳而戶誦遠之禍福是

子不識一可也嗚呼殘藁剩馥遺
落人間者如崑岡烈炎片玉獨存
殊已至可貴亟宜入梓以惠後人不可
私之巾衍止爲一家之寶已也古人云
讀武侯出師表而不感泣流涕者無人
心者也余於此卷亦云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

春秋館觀象監事安東金炳
學謹序

殺二子西山採薇之歌作而天下之爲
君臣者定蓋自虞夏降而古今之爲
褒贊崇不能不激發忠臣志士之
亦此天之經地之義也由二子殺千年
而皇明景泰間中郎丁釜川之
難方黃周鐵四君子死之後殺千年
矣
懷王遜于越而亦先生又殉國焉壹

訢稱丹溪河先生即吾一也嗚呼天
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烈烈孫亘億
萬世而長在在殷而為二子亘明而為
四忠在吾　鄉而為六臣拄吾宗年
代之疏邈之異人數之多寡之殊吾
道則一也故多寡深邈之際吾人之
所不言也余嘗讀先生答朴先生書
畢衷待盡之示其心矣復讀吾鞠

虔供辭又已著其説矣吾玄子論伯夷曰求仁而得仁鄒夫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是也玄子復爲孟子論至孤竹二子以殷室遺民亳社邱墟之時則叩馬之諫採薇之詞可以惟吾所適而變無甚難也至若先生之世界　先王之宗祀不改社稷如故百歲庶士非從徐于人也乃

先生死之求至迹而論其心則篤二子之去則易而處先生之死則難為二子之叩馬採薇而隱而為先生之取然蹈火則顛均之得仁為百世之師而難易隱顯之際固聖人之所裁鑑也故後世忠臣之教已發於

先廟授刑之日而纔數百年崇絕之

恩承弟大行封　越後六世配於正

壇 贈節惠而宣諭於學廟望廟
而又表感之詞讀稿而有寓感之律
雲漢之宸章又偉而日星之精
忠益彰河海之恩澤既洽而泰山之
貞節彌高余於是知尚論節義之士
不必以多寡論不必以疏數情只而就雖
易陷頭之中究竟共治而已與夷高
之節以從孔孟名益彰而先生之所以

遇　列聖之節益高者也大聖人精義達權古今殆一揆也唯偉矣先生著述文獻固宜載金石被管絃昭彝倫扶世敎而為時禍焰蕩佚殆盡只存詩疏策如干篇嘗并編於五先生集中獨無全集之表見於世者後孫相揖掌就合編中抽出先生文附以　列朝褒崇之製後人撰述之作蒐輯爲篇將付剞

剛余謂先生之文之分與合亦係天地間
大氣數既已合又要得無壹分也
剛予先生臨命托後事於猶子源伴
以諸物親署以遺
肅廟特發一日以達天地而質鬼神則
此係先生策公大節又不可不表著紀
載之林是篇之作烏可已也且其微者
草堂崇之亦天地精英之所鍾也序

之于西山獨悲歌耗曇於是出處意
可受而通年以來茹荳薇蕨生先生
以秘閣危噫今神州之陸沉二
百年餘矣昔日西山之叢響來知在
已惟吾東邦一域服習殷父師遺教
士皆知君〻臣〻之義吾知是叢臺
氣移根於東使朝鮮萬世之爲君臣
其實踵研其叢露以爲先生集

序

五年戊辰立夏節後學行弘

文館副修撰韓山李敦禹謹序

丹溪先生實紀目錄

卷之一
世系
年譜
卷之二
逸稿詩 教書 策 疏 書
答朴仁妄彭年借簑衣
贈盧生員
送別二首
紙燈聯句

無題
送崔直提學德之歸田
送徐剛中居正兄弟榮親歸大丘
奉送兩天使二首
戲成一絕奉似處士皷史
勸農 教書
廷策
辭左司諫疏
答或人書
遺券

跋

遺墨

跋

卷之三

附錄

傳

莊陵志配食忠臣錄

弘齋全書雜著

墓碣銘 並序

碣陰識

墓誌銘 並序
拾遺
遷啓
祭墓文
改墓碑祭文
家廟奉安文 二
延謚告由文
延謚改題祝文
不祧告由文
旌閭告由文

彰烈祠常享祝文
愍節祠祭文
月巖書院常享祝文
愍節祠常享祝文
綠雲書院常享祝文
鶴山書院常享祝文
家廟上梁文
不祧廟上梁文
彰烈書院上梁文
遺墟碑閣上梁文

卷之四

別錄

請魯陵復位六臣復爵疏畧

請表祠墓疏畧

復爵議啓

備忘記

配食壇議啓

批答

六臣疑塚碑

六臣墓碑銘並序

六臣墓碑銘 並序
碑陰識
肅廟御製詩 三首
彰節祠 寧越 賜祭文 三首
莊陵從祀壇常祝文
愍節祠 果川 賜祭文 二首
洛濱書院 大丘 賜祭文
彰節祠奉安文
愍節祠奉安文
緋雲書院 洪州 奉安文

愍節祠復官告由文
洛濱書院復官祭文
彰節祠上梁文
愍節祠上梁文
六臣祠創修記
六臣祠宇記
六先生遺稿序
六先生遺稿跋
六臣傳史斷
六臣傳序

三仁録序
一善志後識

丹溪先生實紀目錄終

丹溪先生世系圖

世	名	事蹟
一世	戍	主簿同正
二世	希甫	別將同正檢校大護軍
三世	公正	檢校大護軍配春川朴氏別將同正良茂女
四世	玄	奉先大夫興威衛保勝別將配晉州鄭氏檢校軍器監通女
五世	㵐	通仕郎都染令同正配晉州鄭氏令同正丘女
六世	之伯	千牛衛常順別將朝奉大夫門下評理配松林金氏
七世	澹	始仕本朝○按琴易堂裴龍吉記事云忠清監司
八世	緯地	郎先生二子琥珀

世	
九世	琥
十世	
十一世	龍巒權紀記事云吏曹參議 英廟已未據 國朝楊目復平安經歷 正廟辛亥依家藏籍單復司憲執義配杞溪俞氏經歷勉女四子長絅地監司先丙子卒先生及學諭紀地生員紹地同時被禍
十二世	

同被丙子禍正廟辛亥配食莊陵別壇	珀	年未弱冠同被丙子禍正廟辛亥贈持平配食莊陵正壇		源	展力副尉○生員紹地子因先生托後券肅廟乙酉特命爲嗣		
				自澄	鎭海訓導二子徹崑徹岷		
				徹崑	參奉无后	徹岷	將仕郎義陵參奉四子
						漣	僉樞三子遇舟遇聖遇龍

					十三世	遇舟 无后	遇聖		
					十四世		晉英	晉雄	
漣漪溥淵					十五世		漢明	漢明 入承宗祀	漢昭
漪 參奉二子遇明遇賢		溥	淵 四子遇淸遇湜遇千	遇治	十六世		啓圖 子學海之海		有圖 子益海

			永圖
		漢章	出圖 子宗海 朝海
			興圖 嗣子朝海
			羲圖
			徵圖
	晋豪 系遇龍後		
遇龍	晋豪	漢清	受圖 嗣子進海
			呈圖 嗣子大海
			命圖 子進海 觀海 壽海

							遇明	遇賢	遇淸
			漢光		漢晶				
慶圖 嗣子潤海	再圖 子大海 潤海昌	海運海福海	見圖 子達海 應海	象圖 子一海	重圖 子準海 星海尚	海經海宅海			

遇湜	贈司僕寺正	遇千	遇治	十七世	學海				
晉秀	贈左承旨			十八世	龍翼	蔭 厚陵參奉		龍天 系後達海	龍甲
漢文	贈戶曹參判			十九世	世清				尚清
聖圖	同樞 子重海			二十世	錫宗 子景駿	錫東 子景駉	錫璜 子景駜 景驪		錫倫 子景洛

			之海			益海			
		龍昌	龍達			龍國			
		正清	會清		必清 後系龍慶	一清		再清	應清
錫禹 子景灤 景涑	錫百 嗣子景涑	錫增 子永觀	錫範 子景斗	錫疇 子景璣		錫中 子景岳 景稷 景	坤	錫九 子景羲 景舜	錫中 後系一清

		宗海				朝海 後系興圖	朝海	進海		大海
		龍見					龍見 後系宗海	龍德		
	清運 後系龍德	德清		得清				清運		
錫九 後系再清		錫祜 子景殷	錫祐 子景受	錫祉 子景鎬				錫七 子景軒 景昊	錫八 子景禹	

進海 系受圖後			
觀海	龍瑞	善浩	錫駜 子景鴻
			錫駉 嗣子景倬
		養浩	
		義浩	錫祚
壽海	龍德 系進海後		
潤海			
大海 系呈圖後			
潤海 系夔圖後			
昌海			

運海	龍瑞系觀海後		
福海			
達海	龍天	慶清	錫朋子永發 永哲
			錫興子永祥
		命清系龍宅後	
		正清系龍昌後	
應海	龍宅	命清	錫永子景一 景九
			錫遠嗣子景九
一海			
準海	龍羽	頌清	錫純子景國

		顯清後系龍楫	
星海	龍駒	直清	錫潤嗣子景韓
			錫純後系頌清
			錫命子景魯
			錫周子景韓景頤景
			倬
尚海	龍楫	顯清	錫崗子景興
經海	龍駿	穆清	錫老子景明
		直清後系龍駒	
宅海	震翼	述清	錫崑子景柱

	重海		二十一世	景駿	景駉	景駜	景驪	景洛
	龍慶	龍喆	二十二世	相赫	相烈	相範	相璇 系景運後	相璣
	必清	益清	二十三世	大運				
錫崗 系顯清後	錫圭 一子景運		二十四世					

景瀛	景溇 系錫百後	景溇		永觀	景斗	景璣	景岳		
相奎		相協	相潤		相嶠		相楫		
							大涉	大泓	大湜
							載重		

景稷	相赫 入承宗祀		
	相喆		
	相翼	大述	
	相晉	大淵	
景坤	相衡		
景義	相斗	大升	載德
			載億
		大恒	
	相極	大圭	
景舜 奉生王考祀			

景舜			景殷	景受	景鎬	景軒	景昊		
相東	相秉					大霖	相翕		相亳 後系景禹
	大厦	大宇				奎煥	文煥	穆煥	

景禹	相亳	周煥	載華
景鴻	相坤		
景倬			
永發	相旭	大勳	
永哲			
永祥	宇霖		
景一	相鼎		
	相升		
景九 後系錫遠			
景九			

景國		
景暐		
景魯	相五	
景皞 系後錫潤		
景頤		
景倬 系後錫駋		
景興		
景明	相軒	
	相昊	
景柱		

景運	相璇

丹溪先生世系圖終

年譜

皇明太宗皇帝永樂十年（太宗大王十二年）壬辰　月日先生生于善山府之迎鳳里第（先生祖考以上世居晉州先考郡事公始移居于迎鳳里至是先生生○按迎鳳里在本府西門外數里溪曰丹溪村曰赤村先生詩章標題或書丹溪或書赤村蓋取其丹赤之一偶同於晉州屬縣丹城故號故因以寓鄉關之思如周子濂溪故事云爾）

十一年癸巳（先生二歲）

十二年甲午（先生三歲）

十三年乙未（先生四歲）

十四年丙申先生五歲

十五年丁酉先生六歲

十六年戊戌先生七歲

十七年世宗大王元年己亥先生八歲

十八年庚子先生九歲

十九年辛丑先生十歲

二十年壬寅先生十一歲與諸兄弟讀書于書齋讀書齋在里西澗邊拱北亭在東山頂先公所建先生兄弟自幼時常肄業于此人罕見其面

二十一年癸卯先生十二歲

二十二年甲辰先生十三歲

仁宗皇帝洪熙元年乙巳 先生十四歲

宣宗皇帝宣德元年丙午 先生十五歲

二年丁未 先生十六歲

三年戊申 先生十七歲

四年己酉 先生十八歲

五年庚戌 先生十九歲

六年辛亥 先生二十歲

七年壬子 先生二十一歲

八年癸丑 先生二十二歲

九年甲寅 先生二十三歲

十年乙卯（先生二十四歲）中生員試第二等十七（或作八）人（翁學諭公紀地同被選）

英宗皇帝正統元年丙辰（先生二十五歲）

二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

三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擢文科第二等一人（有對策見逸稿）

與成公三問金公漢啓及翁學諭公同榜○按先生又捷重試見權草澗大東韻玉而未詳年月附見于此

選入集賢殿（世宗勵精文治先是庚子始置集賢殿選文士十人寵待優異至是又增三十人十人帶經筵十人帶書筵專任文翰討論古今朝夕論思如先生及朴公彭年成公三問李公塏柳公誠源一時隆顯得人之盛於斯爲最○文宗久在承華沈潛學問晝夜不懈每月明人靜手攜一卷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諸人夜不敢輒

解冠帶一日宵刻將半意鶻鴐不出脫服而臥忽聞戶外履聲呼某甫而至諸人顚倒出拜其見眷遇如此

四年己未 先生二十八歲

五年庚申 先生二十九歲

六年辛酉 先生三十歲

七年壬戌 先生三十一歲 受 命讀書于三角山津寬寺 世宗招聚文學之士討論今古陳善納誨朝夕宣飯中官爲對客文學之士彬彬輩出尚慮其不能專意講討更選其中年少聰敏者上寺讀書供億甚豐先生及朴公李公成公等受命上寺做讀之暇相與唱酬不休

八年癸亥 先生三十二歲

九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受　命撰進勸農　教書見逸稿

十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受　命撰治平要覽上以前代諸史編簡浩穰未易遍考　命集賢諸臣考閱史籍之可爲勸懲者撰次成書名曰治平要覽

十一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

十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

十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三月　上冊元孫即端宗大王爲　王世孫上抱王世孫散步集賢殿顧謂諸臣曰寡人千秋萬世後卿等須護此兒時元孫才八歲諸臣莫不感泣

十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是歲　英宗皇帝陷北虜

先生聞天子陷虜感慨曰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我輩雖海外陪臣豈可恬然不預其憂乎每處外廊不入寢室以撰集功受賞資

代宗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二月 世宗大王昇遐 文宗大王卽位○閏三月送天使倪侍講司馬給事中時翰林院侍講倪公謙工部給事中司馬公恂以天使來宣登極詔留浹旬而歸先生與諸名勝各賦詩以贐行其後有人購書燕肆得一書名曰遼海篇乃倪學士來本國時與諸公唱酬之什也受 命撰歷代兵要先生與鄭麟趾兪孝通李石亨等蒐輯歷代攻戰事蹟始自黃帝訖于國朝附以先儒之論

二年文宗大王元年辛未先生四十歲送崔直提學德之歸靈巖崔公號存養齋時致仕歸老先生作詩送之詩見逸稿

三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五月　文宗大王昇遐　端宗大王卽位與皇甫仁朴彭年等受顧命初文宗寢疾召集賢諸臣講論經旨夜半　上撫世子背曰予以此兒付卿等遂賜酒　上降榻執酌以勸諸臣皆醉仆　上手貂裘以覆之諸臣旣醒相與滂泣誓報至是　世子年才十三領相皇甫仁左相金宗瑞等受顧命輔佐先生與成三問朴彭年李塏柳誠源申叔舟等受付托左右協贊

四年端宗大王元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拜中訓大夫司憲府執義時端廟幼冲八公子强盛人心洶洶朴公嘗借簑衣於先生先生以詩答之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煙雨好相尋蓋傷時也陞中直大夫兼如故辭尋移集賢殿直提學又

辭仍請告下鄉至是歷代兵要成 世祖以首陽大君爲總裁官啓請加諸儒爵秩以酬其勞諸臣皆拜命先生時以中訓陛中直力辭曰今 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爵賞籠絡朝臣朝臣亦不當爲 宗室所籠絡屢啓不允一日請面對盡所懷 上問大臣皇甫仁金宗瑞等曰大君循例請賞非有他意 世宗朝緯地亦曾以撰集功受賞賚而不辭今獨如此不可因一儒之自衒有所改易請勿許面對先生又啓曰 世宗朝恩出於上故受今恩出於下故不受臣勢窮理極不可立朝朝廷不得已改執義爲直提學未久以病告暇浴靈山溫井下鄉仍有召 命病不赴〇十月皇甫仁金宗瑞等被禍自是先生尤無意還朝〇拜司諫院左司諫有 旨召上疏辭以疾 上遣醫看病賜酒肉世祖言於 上曰向者河緯地請面對而 宗瑞止之此亦奸臣掩蔽之一端

請復召用之　上下教曰頃者請對予欲而聽
乃爲權奸所沮　未即引見爾亦引病而去權奸
今已伏辜實是叓始之初特除爾爲司諫可優
力疾就道先生上疏辭其略曰叓始之初宜廣
謀熟計無或過於纔而失事機毋或過於寬而
弛朝綱毋使主勢有拘束而成壅蔽叓思優霜
苞桑之戒益強公室益杜權門益絕朋附　之漸
毋使閭巷草野竊議也臣抱病江湖遙望　宸
極日夜嗚咽流涕呼天地　鬼神默禱日顏今日
任輔政者盡保傅之道使　聖體日康速親萬
機以副海東百萬億赤子顒顒之望內自掖庭
外至四境悉皆安帖少無動撓　太祖太宗世
宗文宗傳付之統永有盤石之安也　殿下亦
宜開張聰聽延納讜論恢弘志士之氣　嚴防未
萌之欲明一心以照奸正一心以禦邪親骨髖
遠讒佞克濟艱難之運以慰　文宗皇考之望
不安徒自謙抑曰予小子何敢也臣受恩最
濬當此機會病不能陳力效節心思錯亂　不知
所言　上命啟院馳書緯地使之[illegible]病愈上來
又下諭　于慶尚道觀察使曰上護軍河緯地今

在善山得病卿可遣醫賫藥往救且時致酒肉使得調保

五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正月崔上舍倬來訪崔公卓犖不羣與先生同生員榜交誼甚摯

六年世祖大王元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閏六月 上禪位于首陽大君移御于壽康一作昌德宮 世祖大王卽位尊 上爲 上王十一日乙卯上出御慶會樓手執大寶授大君朴彭年臨慶會樓池欲自隕成三問止之曰神器雖移尚有 主上我輩不死猶且後啚啚而不成死亦未晚彭年然之 自是別貯祿俸秋江所撰傳世祖受禪下教書請致益勤先生就召拜禮曹參判自是所授祿俸別藏一庫而不食○柳西厓曰秋江以傳聞記之未免謬誤如就召云云甚無意思意公於上疏後未幾還朝是時 魯山尚未遜位

也

八月命鞫王府既而釋之上教曰三公不親細務六卿分職以治古制也仍命六曹公事逐旋啓問兵曹判書李季甸等啓曰我朝事無大小悉令政府議啓請仍舊制上曰卿等於六曹若不堪任辭避可矣季甸無以對顧先生曰上教如此將何以啓先生曰三公論道經邦故六卿雖分其職冢宰實兼治之周制然也上怒曰緯地阿附大臣欲以國家庶務悉委之政府予其令王府鞫之尋復下教曰緯地事非止今日向者予爲領相方盡忠輔國緯地謂予曰願領相文宗子子孫孫盡心輔之此雖醉中之言實疑我也且文宗朝予與緯地共擬兵要事訖啓請增秩緯地獨不受此亦非也今又罪在不赦然此人素有正直之名予欲聞過失故特從寬典使承旨諭之曰無以今日之故不言予之闕失仍命就職

七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正月甲午上王出居于錦

城大君瑜第六子 世宗私第鄭麟趾等請 上王出宮遂就錦城私第五月與朴彭年成三問等議復 上王先生與朴彭年成勝成三問父子俞應孚李塏柳誠源許慥權自愼金礩等謀復 上王會議于集賢殿時天使來寓太平館 世祖欲同 上王請使臣開宴於昌德宮成勝俞應孚時爲別雲劒期當宴擧事及是日 上命罷雲劒應孚猶欲擧事曰若遲緩恐事泄彭年三問等固止之曰公之雲劒不用天也不如俟他日遂止不發六月初二日鄭昌孫金礩等告變與朴彭年成三問李塏柳誠源俞應孚等遂就鞫金礩初預謀至是知事不濟與其妻父鄭昌孫詣闕上變 上親鞫彭年等問曰何以反我三問抗聲曰欲復故主耳 上曰吾受禪時何不止之三問曰勢不能耳吾旣進不能止惟知退有一死然恐而至此者欲圖後效耳 上愛先生才密諭曰汝若自辨無是可免先

生笑曰既加我以反逆之名厥罪應誅復何問 上怒弛不施烙刑付家事于從子龜童先生將見逮謂家人曰且族矣龜童黃口尚可免乎遂手錄京鄉家所在雜細物種數十條以示之其末書龜童𥓌三字其意蓋欲俟其長而名之以𥓌因以托後事也龜童郎先生弟紹地子時年七歲後一 肅廟乙酉 命繼先生后初八日與諸公同被禍弟紹地紹地子琥珀並死之珀被收年未弱冠無懼色顧謂禁府都事曰願與母訣都事許之珀入門跪告曰父既被死子不可獨生念妹將笄雖沒爲婢婦人之義惟當從一而終遂再拜而出從容就死人謂先生有子返葬於善山府西古方山坤向之原夫人金氏密囑女婿李惟義潛舁返葬云○先生事業日月如也光焰自赫固無待於言至其平日嘉言懿行之可爲世敎者夫豈一二哉而家沒無傳惟秋江所撰傳稱先生爲人沈靜寡默口無擇言又曰世宗養育人才

至 文宗時方盛而當時之論推
先生爲首此亦足以槩知之矣 二十八日降

封 上王爲魯山君出居寧越郡 鄭麟趾等言
三問等之謀

上王既預知得罪宗社請早圖以防後患於
是降封爲 魯山君命僉樞魚得海率軍五十
人護送于寧越
西江清冷浦

英宗皇帝天順元年丁丑十月二十四日甲寅

上王昇遐 是日雷雨大作烈風拔木黑霧彌空
經夜不散戶長嚴興道哭臨具棺葬
于郡北冬乙旨侍女從人爭投郡
之東江後人名其地曰落花巖

二年戊寅 命雞龍山東鶴寺 即 祖宗朝爲
寃死人施供之
所
招魂祭癸酉丙子丁丑寃死諸人歲以爲常 八幅錦十三張記 魯山君諱其下列
書二百餘人先生父子兄弟竝與焉

十二年戊子 命悉放癸丙丁緣坐諸人 上下敎曰三問等今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又制訓辭以示 世子曰予當屯而汝當泰事隨世變若拘於吾跡而不知變通則所謂圓鑿而方枘也及違豫時 世子參决庶務首 命悉放緣坐諸人

南孝溫六臣傳成 南公字伯恭宜寧人自號秋江居士爲人倜儻有志節嘗作六臣傳門人以大禍將迫止之公曰吾豈惜死終沒大賢忠義之名乎遂作傳以傳于世○未詳年條姑附于此

穆宗皇帝隆慶五年 宣祖大王四年 辛未奉教金誠一

上疏請復 魯山位號及六臣官爵 不允 疏凡數千言語甚剴切事竟寢格識者恨之○孝宗壬辰太學士趙絅因求言應 旨上疏請六臣祠墓表忠以勵風化因大臣議格而不行

神宗皇帝十四年丙戌修墓道竪碣 夫人金氏同墳舊有小碣壬辰倭寇仆碎之先生外外五代孫金崑復治石竪之府使洪瑞翼爲置守墓奴婢旅軒張文康公撰碣銘○英宗壬戌知府閔百男改竪碣石○今上乙丑知府金炳愚又建墓道碑

毅宗皇帝崇禎十年 仁祖大王十五年 丁丑奉安位版于善山府三仁祠 祠舊號月巖享高麗節臣龍巖金公澍至是又以先生並享肅宗甲戌又以生六臣耕隱李公孟專追享賜額是號益以金公去之先生死之李公托疾近於佯狂有類於殷之三仁自靖之義故也

孝宗大王二年 辛卯五月六臣疑塚碑成 六臣疑塚在露梁津南岸胥窆許文正公穆撰碑文○肅宗己未命修六臣墓又因儒疏立祠墓傍即果川愍節祠也○英宗丁卯命建六臣墓碑大宗伯趙觀彬撰碑銘

九年戊戌六先生遺稿成朴先生後孫崇古編龍洲趙絅撰序文清陰金尙憲識其後英宗戊子先生後孫龍翼又別刊先生逸稿一卷行于世

顯宗大王十三年壬子奉安位版于洪州魯隱書院並享六先生○肅廟壬申賜額曰緋雲○湖西懷德興龍村又有靖節祠並享六先生營建未知在何年故姑附見于此

肅宗大王五年己未奉安位版于大丘洛濱書院並享六先生甲戌賜額

七年辛酉奉安位版于果川愍節祠並享六先生十七年辛未復官爵時致祭賜額

十一年乙丑奉安位版于寧越彰節祠本道觀察使洪萬鍾

啓請 魯山君廟前並建六臣祠 上
許之至戊寅復 陵寢時致祭 賜額
十七年辛未 命復官爵 九月上謁先陵輦過露梁六臣墓前遣官
致祭仍 命復官廷議不逡遣禮郎收議儒臣
吏曹參判李玄逸獻議畧曰 世祖迫於天命
人心爲此不得已之舉彼六臣者抗節致忠至
死不變其心卽伯夷非武王之心也何嘗以稱
述伯夷之故 有所嫌礙於武王哉況我 世祖
後世忠臣之 教實示微意於子孫今玆之舉
實繼志述事之大者豈有一毫嫌礙而擬以諱
親諱國之義乎斷自 宸衷早賜施行 備忘
記曰夫國家之所先務者固莫大於崇奬節義
人臣之所最難者亦莫過乎伏節殉義此古昔
帝王之所以重節義而輒加褒録者也念彼六
臣豈不知天命人心之不可逆而乃心所事死
而無悔是誠人所難能而其忠節凜凜於數百
載之下可與皇明方孝孺景淸輩同日語矣噫
爲親者諱詎昧斯義而第予之所欲褒者不惟
祇爲其節義當世亂臣後世忠臣之 教聖意

有在今日此擧實所以紹　世祖之遺意光
世祖之盛德也寧有未安之事乎成三問等六
人其令該曹特爲復官
致祭以樹百世之風聲

十八年壬申奉安位版于連山八賢書院並享六先生及
百濟將軍階伯
贈領議政金益謙

二十年甲戌建遺墟碑于迎鳳舊基知府金萬增建碑　正廟
丙午後孫錫
中建碑閣

二十三年丁丑奉安位版于義城鶴山書院並享六先生

二十四年戊寅十一月追復　魯山君位　廟號曰
端宗陵號曰　莊陵縣監申奎上疏請復
魯山位號曰時移事往
邱壠已平蓬科蕪沒狐兔躑躅無限幽寃盤鬱
於泉臺之下百世不化安知　祖宗在天之靈

有不盡傷於陟降之際耶云云十月十三日
命百官會議闕廷左相尹志仁右相李世白領
府事崔錫鼎對以當建祠左贊成尹拯議 聖
上一念上通天地盛德非常之擧亶在 聖斷
戶曹參議權尙夏議遵奉崇報之典追復位號
以明當日受禪之本意則可得無憾於神人廿
八日 敎曰 光廟受禪之初 尊魯山爲
上王月三起居未稍處分恐非 光廟本意而
究其源則由於六臣六臣旣褒其忠節則古王
之追復更有何嫌國家處事自與匹夫不同其
令禮官亟擧縟儀十一月定 廟號陵號夫人
宋氏諡號定順 陵號思陵摠護使崔錫鼎言
六臣祠在 莊陵火巢內請仍存勿
毁以示一體同祭之意 上許之
三十一年乙酉十二月 命以從子源爲嗣 初六日 禮曹判
書閔鎭厚啓曰故司諫河緯地伸寃復官實是
盛擧凡在聽聞孰不欽歎第有一事玆敢仰達
緯地無子欲以弟紹地子兒名龜童爲後在獄
中時列書家藏於一紙而其下書龜童及[石+國]字

仍着署押葢欲以礮爲龜童之冠名仍爲繼後有若成文之爲緯地妻金氏托龜童於外家累入危境僅得免禍而龜童兒弟行皆以石邊作名畏約之故不敢以礮爲名改以源仍奉緯地之祀緯地之墓在於善山今至八九代不替香火而不得稱以子孫云向年大臣遂臣以乙巳名臣金礒立後事陳達 榻前該曹據法防啓而自 上特命繼後今此河緯地事絶相類而朝家之所以待之則尤似有别無論代數之遠近而特用 恩典以河源爲緯地之嗣則益有光於 聖德矣時閔鎭厚與 兵曹判書兪得一江華留守閔鎭遠請對入侍 上曰六臣與他 有别何可不爲繼絶乎依所達特施可也○

英宗大王十九年癸亥七月二十七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領議政金在魯啓曰嶺南素稱鄒魯之鄉道學忠義輩出其後裔率多錄用而惟朴彭年河緯地奉祀之孫久未蒙收錄凌替特甚香火凄涼今其兩忠臣奉祀孫朴聖浚居大丘河龍翼居安東 上曰朴聖浚河龍翼今番大政除職可也龍翼遂除 厚陵參奉

○純祖大王四年甲子三月二十八日召
對入侍時左承旨洪義浩啓曰故忠烈公河緯
地即莊陵六臣中一人而貞忠卓節撑亘宇
宙固無事乎更陳矣第聞臨殉之日作手書托
其後事於姪子源而粤在肅廟朝故禮判閔
鎮厚筵白其事特命以河源爲嗣而英廟
庚寅延諡于其家先朝丁酉又命旌閭
列聖崇奬之典至矣盡矣其子孫特以義起之
禮權奉祠版之典別廟而尚未蒙不祧之恩恐
爲昭代之欠典年前忠文公成三問祠版出於
仁王山下自朝家命奉于緝雲書院依忠正
公朴彭年例亦修不祧之恩則今此忠烈公之
祠版宜無異同下詢禮堂施以一體不祧之
典恐合於褒忠節樹風聲之道上曰依爲之
英宗大王十五年己未命復先公及季弟官爵六月初八
日左議政宋寅明啓曰國家於六臣建祠
賜額非不至矣而第六臣父子兄弟同時被刑
者及同死諸人未聞有復官之事事極悶然令
該曹考出一一復官何如上曰並復官可也

(於是先生先考復平安道經歷命紀地復成均館學諭)
(三十四年)戊寅十月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事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 贈諡曰忠烈(事君盡節曰忠剛克爲伐曰烈)
○上追感 先朝戊寅復陵故事卽遣右
議政李墺行事于 莊陵遣吏曹佐郞權洞
宣諡于彰節祠遣禮曹佐郞尹某致祭○四十
六年庚寅吏曹判書閔百祥白上曰河緯地
之孫以延諡事呈書上訴此事難循例處之
上曰本事果何如百祥曰此事似臣之從祖鎭
厚曾於乙酉建白立後而今番賜諡之典獨
不及於其家故有此上書也禮曹判書韓光會
曰端廟六臣曾於戊寅贈爵賜諡而朴彭
年家外皆未宣諡故諡牒官敎送置寧越彰節

祠矣河緯地奉祀孫有除職者方欲延論而官
教在於寧越難於舉行何以爲之 上曰有後
則何至今不爲宣謚乎領相金致仁曰朝家既
知其有後孫則當行之與何可仍不施乎令該
曹別成謚誥依例宣下恐不可已矣 上曰
尙令遷滯豈有是理令該曹郎爲成給謚牒遣
郎宣于本孫家

正宗大王元年丁酉 命旌閭于安東本孫家 五月三十日領議政金尚喆啓曰端廟死節六臣先
王朝 贈爵謚其後因相臣所奏又有朴彭年
旌閭之 命而今聞河緯地奉祀孫鏻用之後
亦能成立門戶棹楔之典不宜與朴彭年有異
同分付 本道亦使之舉
行何如 上曰依爲之

十五年辛亥正月 賜祭六臣墓 正月十七日 上謁 顯隆園
傳曰輦路入矚豈勝曠感親
製祭文再明日遣承旨致祭 特 贈子珀官

司憲府持平○三月 命父子配食于 莊陵
忠臣壇遣官致祭第紀地紹地子琥配食于別壇○二十四日傳曰配食
人取舍當否闕臣收議以來提學蔡濟恭議曰
聖心興感六臣忠節牽聯及於伊時立殣諸
臣特命設壇於陵所紅箭門外賜以寒
食一祭以其禮則雖曰一時義起以其事則可
樹百世風聲垂之簡冊永有辭矣上答曰昔
我聖祖以六臣祠仍置本陵門內惟茲義
舉配食之典竊自
附仰述之一端云

純祖大王五年乙丑奉安位版于安東彰烈書院書院在安東府西松坡里即先生子孫所居之鄉也
士林依大丘洛濱書院例特祀先生後辛丑移
建于鶴駕山
下耳開里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一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二

逸稿 詩[illegible] 教書一 策三 疏三 書

答朴仁安 彭年 借蓑衣 癸酉○時當端廟幼冲人心洶洶 朴先生嘗借蓑衣於先生先生以詩答之云云

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蓑衣應有意五湖煙雨 一作月 好相尋

贈盧生員

一片城西盧氏宅臺中風景別藏天靑松白雪東牕外北望長安問幾年

送別 二首

磊石八邊夕照明父子臨分話別情一首遺詩不
忍讀糕來示後見吾誠
幕中賓選一時良從古朝家重朔方努力十分運
奇策莫令東顧遺吾　王

紙燈聯句

慵齋叢話云世宗始設集賢殿招聚
文學之士朝夕延訪猶慮文學未振更
選其中年少聰敏者上寺讀書供億甚
豐 正統壬戌平陽朴仁叟高靈申泛
翁韓山李清甫昌寧成謹甫赤村河仲
章延安李伯玉受 命讀書于三角山
津寬寺做業甚勤酬唱不休有釋一菴
恒隨之得傳寫焉○津寬要覽一卷曾
在弘文館而見
失於丙子之亂

做得氷輪樣藏爲一室光(仲章)上體如天轉下形象
地方(変仁)成質資輕楮揚輝避太陽(伯玉)卵涎賴虬穴
寒凝素練霜(泛翁)面對十分潔心含一點苾(仲章)風射
寧憂滅夜明不覺央(変仁)冬日何須雪秋宵不費囊
菡萏孳新艷輕盈倚晚塘(泛翁)雪裏明神燄夏潑照
短牆(変仁)粹玉元無鈹爛紅只欠香(仲章)薄穿嗔外面
明白取中腸(変仁)莫誇宵切用應見曉歸藏(伯玉)蓮炬
收煒燁銀燭避熒煌(泛翁)芳心樣濃艷皓質笑新糚
(仲章)妖姬顏對酒死士目回瞠偸光慚見月粘紙認
有障(伯玉)籠輕越羅使風急齊牛狂(泛翁)一點明星倒

十分清鏡張(仁叟)講榻伴儒釋塵編照帝王(仲章)非是韓蘂短還如杜飲長(仁叟)在人偏需索隨手任翺翔(伯玉)放明寧自喜暫晦不須傷(泛翁)燭幽同日月焚玉豈崑岡(仲章)繼晷勤功業看花占吉祥(仁叟)可親棄可畏貽善又貽殃(伯玉)老僧知有意飢鼠要相防提攜憐不久朝日在扶桑(泛翁)

無題

義旅雲興俎豆生不辭危將效微誠霜凝釼處雄謀轉雪擺幟時妙藝爭千里折衝行儉勇一塲談笑抱眞情更看都督閻公雅賦膽應驚大范名一

送崔直提學 德之文廟朝致仕歸 歸田老靈巖號存養齋

○見煙村事蹟

丈夫出處古來難喜覩先生早掛冠疏傳乞骸知止足樂天辭老愛淸閒十年魚鳥親如舊三逕兒童候已歡從此不慚林下見況今淸譽滿朝端

送徐剛中 居正 兄弟榮親歸大丘 見大東詩林

一家文武姓名香兄執金吾弟玉堂鶴髮北堂齊孝養錦衣南國已輝光鴒原先後君堪羡荊樹參差我獨傷回首月波亭下路滿山松柏鬱蒼蒼

奉送兩天使 二首

六龍駕馭扶日轂　大明赫赫麗蒼穹坐開明堂布陽春　丹詔夜下蓬萊宮玉堂學士駕星軺遥遥來指天之東鶴野飛雪襲貂裘鴨江波細橫蘭舟雞林鵠嶺入睥睨三山出沒金鰲頭馳驅叱馭經嶮艱壯哉弧矢仍寘揆霓旌羽盖戒前程錦袍玉節相輝明三韓共識瀛洲仙忮覩祥麟與景星手擘　芝匭來宣傳周旋禮儀還無愆從容專對意氣振文章餘事俱入神談笑縱橫吐霓虹胷襟磊落羅星辰奇哉光燄萬丈長藻句出口頻驚人牢籠風月入錦囊汗漫天地聊周章小邦僻陋難

久畱恩恩篤言回征軸春風吹入太掖池靄雲高
擁舟鳳樓君歸承寵歌鹿鳴上園爛熳聞啼鶯君
看海上蟠桃樹千年一實飽霜露摘向金盤獻至
尊萬世垂拱臨東藩我有大蘭出扶桑五彩燦爛
成文章贈君黼黻舜衣裳要令四海昭回光右送
倪侍講

涑水淵源永世傳流波衮衮代生賢殿中獨對縱
横宇頭上親瞻咫尺天許國忠誠持素節傳家禮
法守青氊如今相遇還相別回首行塵一惆悵右
送司馬給事中

戲成一絶奉似處士鈹史

一別嬋娟竟淼然嶺湖其奈路三千此時可說心中事應費書兼十幅牋 此詩手墨得於金院事漢啓後孫相說家藏

勸農 教書 世宗甲子○見東文選

予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者衣食之源而王政所先也惟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不有上之人誠心迪率安能使民勤力趨本以遂其生生之樂耶若古神農始爲耒耟以利天下少昊命九扈以掌農事此聖神所以繼天建極而爲億兆立命者也堯命羲和敬授人時舜咨十

二牧食哉惟時夏禹氏盡力乎溝洫商宗知小人之依至于周家以農事開國豳風之詩無逸之作無非眷眷於稼穡之艱難以成長治久安之業其盛矣哉漢文帝數下詔書歲勸種樹减租賜農海內致豐唐高祖詔牧宰務從簡靜使不失時太宗每謂羣臣曰營衣食以不失時爲本其致斗米三錢之效豈無所由宋制置勸農司歲終賞罰又令州縣每春載酒出郊迎見父老諭以竭力耕田之意蓋亦有見於此歟洪惟我 太祖應運開基首整田制拯民塗炭俾享耕鑿之利其勸課之條俱

在令甲　太宗繼述益勤播穫之功特慮愚民昧於樹藝之宜　命儒臣以方言譯農事廣布中外以傳于後寡予承緒夙夜兢惕仰惟前代時若惟
祖宗是憲顧以農務當責近民之官是用愼簡
親加勉諭且令逮訪州縣因地已試之驗輯爲農事直說務使田野之民曉然易知倘可以利於農者靡不悉心究舉期於人盡其力地無遺利而民無蓄積之餘歲一不登輒有飢色是吏奉吾敎不力而從事焉尚寡也予甚慮焉嘗觀古之賢守能興利一方而民受實惠者莫不以勤恤　而成龔遂

爲渤海務勸農桑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買牛犢春勸趨田冬課收斂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躬勸耕農出入阡陌稀有安居行視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民得其利莫不力田任延爲九眞其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辛纂爲河內督勸農桑親自撿視勤者資以帛物惰者加罪朱文公之爲南康也印榜勸民自犂翻糞種芟草之節以至種麻豆修陂塘之事莫不開具諄諄曉諭時親巡野罰不如教凡此豈無自而好爲煩擾

哉蓋常人之情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今任監司守令之責者皆操可致之柄一方休戚係于一身若心誠撫恤何古人之不可及哉大抵田家之事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故農政所重惟在不違其時不奪其力而已百穀種蒔各有其時時苟一違終歲莫追民旣一身力不可分奪之在官豈可責之力田苟人事旣盡則雖天運之不齊亦可禦也若伊尹之區田趙過之代田是已以近日所驗言之歲丁巳於後苑試

治田極人力果遇旱不能爲災禾穎稔熟是則偶爾天災其以人力而可救也審矣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乃知寧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也勞民雖欲勤勸課不時則無所施其力矣且云芒種者人力不贍雖不能皆早若及此時則猶有秋成之望故特限節候以示與其晚而失業不若及此時之爲愈也非謂必待此以爲播種之期也農書亦云大率欲早令之守令狃於故常雖當播種之時自謂芒種猶遠凡干土田訴訟未即處決穀

種口糧賑貸等事常不汲汲每失稽緩雖或汲汲守令申報監司監司移牒戶曹以報政府政府具由以啓轉相往復之際芒種已過或不識耕稼之宜徒務勸課之名督種太早苗不得生反以害農者有之或未能眞知節氣之早晚自計踈虞以失事機者亦有之豈分憂字民之義乎凡與我共理者其體予委任之意遵 祖宗厚民之典視前賢課農之規廣詢風土所宜參以農書所載預期措置毋太早毋太晚尤不可興務以奪其時各盡乃心導民務本服田力穡仰事俯育以壽我民命以

固我邦本庶幾家給人足蔚興禮讓之風時和歲登共享熙皞之樂惟爾户曹體予至懷曉諭中外

對策戊午

王若曰帝王之政因時損益二帝三王其所損益何事歟漢唐以下損益之事孰爲可取歟夫有田有民所以養廉耻也吾東方之有奴婢昉於何代歟今之士大夫家有奴婢故妻子免厮養之勞上下有尊卑之分以成禮俗其關於世道可謂至矣然奴婢亦天民也其可世爲賤役乎多者或至千百是不可定限乎漢有奴婢定限

之制其詳可得以聞歟高麗盛時法制悉備其
無奴婢定限之制乎或曰定限則人之貴賤有
時子孫蕃寡亦異而奴婢生育盛衰不同終有
不均之歎勢難定限矣何以處之乎古者文武
職事各有職分之田今之科田不論時散何所
取法歟名爲科田而多寡不均依古職田之制
代其職者食其入可乎或曰職田之制於當官者
可矣其曾有功勞而不幸閒散未免口腹之憂
至於恤養守信之田亦不可廢將何道以處之
乎夫巡狩之制帝王之盛事也舜五載一巡狩

周十二年一巡狩跡數煩簡之不同何歟蒐狩所以講武事不可廢也今雖五六日之行不能無弊其故何歟虞周巡狩之意可復行於今日乎古之帝王不一其都以相往來其意何歟堯舜之都可得以聞其詳歟周有天下既都鎬京又何遷鼎於洛邑乎漢唐之並建兩都其意安在高麗既都松都又定都平壤乃曰子孫無忌平壤其意又何歟我 太祖建都漢陽全意于玆不顧其他以復古者並建之意其術安在義倉之設將以救民也比因旱乾民罹飢饉義倉

之粟未能周急其故何歟朱子社倉之制可得
而聞其詳歟版籍不明人民離散社倉之制似
難舉行若何而復朱子之遺意以建社倉於閭
里乎凡此數者皆今日可言之事也子大夫明
古而識今知常而通變悉心以對

對臣聞帝王之政隨時而異帝王之治以道而同
隨時而異故損益不同以道而同故皆歸于治明
乎古今之異宜而得其損益之道則於爲國乎何
有恭惟　主上殿下進臣等于廷策之以奴婢科
田之限與夫義倉社倉之法使陳損益之宜雖以

草茅賤士得進大對於明時其廣延衆論之美制
治未亂之意誠三代以來未有之聖也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故唐
虞三代之治皆因時而損益以成一代之規模然
其所損益者亦不過禮樂制度文章政事之間而
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已自是以降漢之大綱視
唐爲正唐之萬目比漢爲擧其間雖有一二之可
稱何足爲今日道哉恭惟　主上殿下以天縱之
聖緝熙之學嗣　祖宗創業之艱難撫盈成無疆
之鴻休道洽政治咸正罔缺而猶慮損益之未得

其宜此卽堯舜其猶病諸之意也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謂天之生民雖無良賤之辨上之使下必有尊卑之等蓋大夫不可以徒行婦人不可以外遊身爲朝列而使妻子執厮養之勞何以成禮俗乎故周禮凡有罪者沒爲奴婢使執賤役則奴婢之設有自來矣惟我東方自箕子撫運以來禮義之美聞于天下者非特用夏變夷之俗亦有別良賤立奴隷以定上下之分而使大夫之家皆有尊卑之分也家主奴婢之制一定而主之視奴猶君之視臣奴之事主猶臣之事君然則奴婢雖亦

天之民固不變賤爲良與主抗衡也但均爲士家而多寡不同是固可歎也宜若立限以均之使無多寡之懸隔也然貴賤有時蕃寡不同而奴婢生育盛衰亦異則求以均之恐未免終有不均之歎也臣聞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法立而不能盡善則莫若仍舊之爲愈也漢之定限以三十口爲率而高麗盛時亦有定限之法宜若革弊而無憾矣徒致紛擾之患而不可傳於後世未見其盡善也而況累世相傳之臧獲一朝奪而與人豈常情之所安乎定限之制固不可復臣願奴婢之過

多者使分給一族之全無而以篤親親之仁又塞兼並之門使奴婢多者不得托買賣取諸人以自益則雖無定限之法而庶有可均之漸矣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謂職田之法始於隋唐使內外庶官居其職者食其所賦之入所以備餼廩養廉耻也國家科田之制因爵之等級定田之多寡職雖已去而田則不去身雖已沒而猶及後嗣其忠信重祿之美非隋唐職田之比即文王世祿遺意也然而多寡不同已受者獨享其利新進者無復有望爵雖同而田則異名爲科田而實無等分其

爲不均甚矣然豈法之不均乎乃用法者之不均
耳職田之法雖若均矣而勳勞閒散未免奉養之
憂恤養守信之田亦不可廢誠如或者之所言而
況職田之制宋朝咸平天聖之間隨復隨罷莫能
竟行莫若因其已成之憲嚴明均給之法裒多以
益寡稱爵而授田則田無不均而處之得其道矣
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聞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所以考制度察風俗而通遠近
之情唐虞之時五載一巡狩成周之世十二年一
巡狩其所以或疎或數久速不同者觀其會通合

乎時宜而煩簡有異所謂損益可知者此也夏諺
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
一豫爲諸侯度當是之時見羽旄之美擧欣欣然
相悅雖有調度之多何慼之有蒐狩之禮所以講
武事而備宗廟籩豆之實誠有國之不可廢也
殿下以成湯祝網之仁體周家詰兵之戒四時之
獵必於民力休息之日于以簡閱其軍旅或問閭
閻之休戚或察禾稼之豊歉此正省耕省斂補其
不足之遊豫而猶慮五日六日之有弊于以見
殿下視民如傷之意也但以比年以來水旱相仍

人蓄瘦斃異於昔日其騶從調度減而損之則亦愛民節用之一道也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聞京師者四方之所會而與國匹休之地也故立國定都聖人重之堯都平壤舜都蒲坂皆非循一己之私視民利而用遷者也周有天下既都鎬京而定鼎於洛邑者蓋鎬京王業之所基而子孫之所當守也洛邑天下之中而王者之所當居也於鎬京定都以保祖宗肇基之地于洛而卜龜以視天下宅中周家制度固容如此其至也漢唐之世既立京都於關中又設東都於洛陽其得周家一徃

一來之意乎昔在高麗旣都松京而又都平壤使子孫無忘之者得不以平壤檀君箕子之遺墟而流風餘俗之所在乎　太祖受命之初定都于漢陽而以爲作民明辟之地漕運之便四方之中山岳不拔之基也然而松京風土淳厚人物豐盛山川之勝冠於東方而人心思之臣竊謂漢陽　祖宗基命之地而子孫之所當敬守也松京陵墓之所在而亦國家之未可忘也臣謂上考歷代兩都之制定居于此以爲萬世永建之地往來于彼以爲巡狩遊豫之所于以謁陵寢于以講武事則可

濟下恐有活

以慰松都父老之望而古人並建之意可復見於今日矣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聞義倉者生民之大命而邦本之所賴以固也方今義倉之設非不廣也而一遇旱乾州縣告匱而有移粟之患者以其蓄積之不多也古者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今數郡而無一年之蓄者有之求其能周急而免飢饉之患不亦難乎臣聞朱子社倉之制初請本於官排年取息以後還本於官而定爲久計夏不收息以救一方之人水旱匈荒以相濟茲亦仁人君子經綸興邦之一政而牧民者之所當遵守也豈

餘恐制

有可行於文公之時而不可行於今日乎苟能心文公之心 法文公之法任得其人斂散有餘則不患版籍之不明人心之流移而社倉之制可復行於今日矣臣伏讀 聖策曰云云臣謂凡此數者皆今日可行之事而蓄積尤當今之急務也方今公私之蓄誠可寒心大學論平天下而以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爲生財之大道伏惟 殿下留意於此申嚴遊手之禁而使民皆務其本去其不急之費量其入而出之則將見太倉之粟陳陳相仍雖有九年七年之水旱而不憂堯湯之憂矣夫如是則

上無調度不足之憂下有仰事俯育之樂善政之
行治道之隆矣雖然政者爲治之具也道者出治
之本也而人主之一心又道之所由出也道之大
原本於天道之大用著於政人君位天人之間而
任克綏厥猷之責禮樂刑政之得失文章制度之
損益皆係於一心之存不存伏願 殿下益勤克
艱之念存養於不覩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于以
立天下之大本達天下之大用而致中和之極功
則政無不擧弊無不革而參天贊化之治可坐而
致矣其於數者何足慮哉臣謹對

辭左司諫疏

癸酉十月癸巳金宗瑞皇甫仁右贊成李穰吏曹判書閔伸兵曹判書趙克寬軍器判事尹處恭繕工副正李命敏等被誅數日 命召先生曰曩者請對予欲面聽乃爲權奸所沮未卽引見爾亦引病而去權奸今已伏辜實是更始之初特除爾爲司諫可便力疾就道云云

十一月丙辰前司憲執義河緯地誠惶誠恐俯伏昧死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竊念疾病纒綿久未平復特蒙 召還不能奔赴徒切戀闕乃於今十月二十日又蒙 內降超授左司諫之職喻以更始之意令力疾就途 聖訓痛切開讀感慨誠不

自量羸病不能驅馳願一仰覲 天顔少伸鬱抑
徐圖乞骸強力卽行不幸就道之日冒寒中風舊
症增劇擧身震汗苦痛多般藥療尚不向差乏力
短氣劫弱畏寒不能出户當風腰下及臂日痂痺
痛諸症雜發幾至旬月有加無減雖欲力疾又不
可得垂首吟呻戀闕流涕而已伏望 主上殿下
憐臣病深 鈹新 命不勝至願無任戰懼之至臣
以草茅微賤荷 累朝恩眷最深常思糜粉庶效
萬一文蒙 主上拔擢至此訓諭痛切至此臣雖
昏劣敢不思奮少酬平昔之志而命竆數奇病患

縛束心事狼狽慚負　聖恩死有餘罪臣竊念近日之變簡冊所罕或受遺輔政或叔父懿親皆與國同休戚而不道之甚乃至於此實吾東方千萬歲不可洗之耻也不可忍聞不可忍聞然往者無及論之何益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知而不敢言也使知之者皆得盡言而人主得聞而親處置之則何患其不能防於未然乎近日之事是已事勢旣盛幸而除之所傷亦多矣且翦除權奸自古爲難而繼其後者尤爲難也更始之初所宜長慮却顧廣謀熟計毋或依違苟且毋曰何傷何害毋近

於緩而失事機毋過於急而傷大體毋過於寬而
朝綱少弛毋過於嚴猛而國脈或傷毋狃前功而
貽後悔毋使有懷者憚於盡言而主勢有所拘束
而或成壅蔽更思履霜苞桑之戒益強公室益嚴
内治益杜權門益去可嫌之事益絶朋附之漸凡
有施爲務合於人心務合於輿章爲長久無弊之
圖毋使閭巷之間草野之中竊有可擬可議之事
也臣抱病江湖遥望　宸極不知當今何事最急
何事可言不能進一策畫一計以助維新之治慚
負　聖恩臣力既無如何但日夜嗚咽流涕不過

呼天地鬼神而默自祝禱曰願今日任輔政之責者庶幾益盡保傳之道使 聖體日康聖學日就聖德速成速親萬機以副海東百萬億赤子日夜顒顒之望內自庭掖外至四境悉皆安帖而無少有動搖之心 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傳付之統永有盤石之安而山川鬼神莫不歡悅而已也 殿下亦宜開張聰聽延納讜論恢弘志士之氣更爲宗社益自愼重勤 御經筵益尊德性嚴防未萌之慾常使淸明在躬明一心以照奸正一心以禦邪親骨骾遠讒佞敬重輔政大臣動必由禮克

濟艱難之運以慰 文宗皇考不棄基之望不空
徒自謙抑曰予幼子何敢而已也臣受一一恩最深
當此機會病不能陳力效節徒抱鬱悒臥床流涕
藥餌餘喘心息錯亂不自知其所言也伏望 殿
下察臣微懇許臣閒居養疾庶荷一一洪私之造叓
期隕首之報臣無任兢惶戰懼之至俯伏昧死謹
上言

答或人書

恩津居貴星來傳二十日書備悉好況慰感不淺
訓導叔暨賤子參榜一家之ヒヒ也下示所寓家舍

已議于生員叔欲以舊寓房舍爲老穉依泊之所
耳留置京中有分離之患來此甚優當諒之餘在
不遠奉展不備伏惟尊照謹拜謝狀 按此書藏在朴忠正家而謂之得於京城尹琈家然書中訓導叔賤子叅摘云今無可據處當更攷

遺劵

初行十餘字鈹 物件記

善山降眞洞在

大牛一隻　小牛一隻　大馬二疋 內廄馬金恕受養

小馬一疋　鼎二　釜二　爐口一　東海二

隻鉢一　盖鉢二　者羅二　鍮鐥一　匙陸

介筋一把 耒三 錯刀二 鋤三 卦伊

六 斧一 小時郎二 鎌一 斫耳一 鑿

二 大箭三 藥籠一

京家在他物入行

破件鹿皮靴一木綿襖一入行 螺杯家具一 黑木

纓子一黑笠給田吉 鴨頭絲單木團領一 紅紵

團領一 綿紬單波知一 草絲疋段囊子一

三幅紬襖裏在 鞍子諸緣具

角弓一 山羊皮一領 破件葦籠一 理馬

諸緣具亇赤一貼刀一 鍮飯盃一 二行鈹

示龜童 ⿰石國

李奎丑 一舌

緯功 一盡

在京中興盛坊叔父舊居 一亥

丙子之變河公當臨逮日顧謂家人曰此禍當連宗族惟弟紹地子龜童在襁褓中必免遂列鋅家中雜物數十品不及田民仍手書付之細書⿰石國字於龜童之下至今其劵猶在蓋欲改龜童爲⿰石國以繼己而一時怵於禍更名曰源見裴琴易龍吉所撰河僉知漣墓誌

河源小字龜童年纔七歲當 魯山丙子之變一門覆滅公以年少漏於國籍司諫公知其免禍手書家間雜物於一小紙末有示龜童礪四字蓋欲待其成長以礪名之之意也司諫公夫人金氏手縫女奴領中往遺龜童因托養於奉化外家其後累入危境而其時金吾郎與公外王父琴公同榻且親乃以奴子貴同同名者代給而因贅居于安東松坡里見鳳城琴氏紀譜

河公源兒名龜童參判公臨死改龜童曰礪而凡己物手自書鉡送之曰汝幸保餘命令鉡送

之物皆掌有以嗣予後也後以源改國之意必有存焉 見權龍巒紀所撰安東權氏紀譜

副尉公源生七歲而當 光陵丙子六臣家覆宗夷公以幼弱漏名籍得不死托外氏以遂生旣而綱稍解始得出猶不敢歸一善舊居娶司正權玠女因家于安東府西松夜里權故禮儀判書蒯三世孫也始學士將見逮顧家人曰且族矣龜童黃口尚可免乎手鋒家藏雜細數十事其末云示龜童又其下書國字蓋欲旋其長以是命之名也至今其券尚在見者莫不悲之

見李寄庵栽所撰河副尉源墓碣

莊陵忠臣故司諫丹溪河先生卽丙子被禍六臣之一也其子孫之有無世無有知之者一日永嘉士人姓河名達海者訪余於樓巖之江寓曰達海卽河司諫從子源之某代孫也仍出一帖小障諦視之則乃司諫公手鉡京鄕家中物件細大無遺紙末有示龜童⿰石國四字而無他語且有司諫公親署有若契券者然余問其故達海曰此是司諫公臨命時託後事於某代祖源龜童卽源之小字而方

在襁褓故槩欲待其成長名以彊字之意也
龜童果以幼穉之故得免刑戮而懾禍不敢
以彊名後改以源字云余竊思之公以卓卓
大節視死如歸雖或託人後事而必不暇念
及家産之傳不傳況公以叛逆名朝夕就戮
其大小家産之籍入官府不待知者而可知
以公之知豈不自知而有此手錄屬託之理
乎繼見南秋江所撰六臣傳有曰　光廟超
拜公禮曹參判自是之後所授祿俸別藏一
庫而不食蓋公之意曰吾死之後家中雜物

無論籍官與否錄在此券者卽吾家物而祿俸之别藏者則非吾家物要使後人知公之此擧其有得於春秋寓權託微之意良可悲也伯夷餓死後世悲其志高其節而不知求仁得仁之爲不怨歷五六百年得夫子而後其義乃見今公所樹立視伯夷無愧其所遘之慘又萬萬而世無如夫子之爲者豈不重可悲哉歲崇禎乙酉烏川後人鄭澔書

右丹溪河先生遺券上方錄鄉家所在牛馬雜物凡二十五行而藥籠下有在京中三字

下凡十五行而京家在以下十行似舩裏書者末端書示龜童國四字下書李署押次行只署押卽先生跡下行書興盛坊叔父署押當時事起倉卒安無暇處後事或言先生車上所舩書者今觀筆跡雖亂草不畱意亦自端重非車上書者獨下方十行傳說先生左書意事發之前夕其兆已見世傳先生笑謂夫人曰龜童免乎龜童卽先生弟紹地之子時甫七歲此劵之成疑於其夕二公適來相訣而因共署押與先生舍命之志已決於集

賢握手之際至臨命之日直笑以受之矣田舍臧獲藏書已知其將入籍中故其所處置者獨小小雜物其在鄉家者多田夫摵用所謂持贈簑衣應有意者其志也與其衣服雜多弊破者家中瑣細想無遺漏又其跡端正整密其精神不亂如此聞之先生夫人手縫遺券于女奴領中徃遺龜童龜童幼養其外家奉化琴氏琴氏有小奴名貴同者禍作索龜童琴氏以奴與之使者訊其奴名曰貴同卽以爲龜童而持去云其得漏禍網天也龜

童旣長猶不敢名[石+國]改以源河氏在安東者
皆其後　明陵乙酉有重臣言　上廼以源
嗣先生後先生歿二百有四十九年而始有
後已未冬河君準海攜此券示光庭流涕而
書後學前　莊寢郎李光庭敬識

嗚呼此丹溪河先生丙子遺券也書在何月
何日以何意皆未可攷也丙子去今三百有
四年而禍烈餘燼文籍散佚其無可攷宜矣
然亦不須攷也但知此爲先生臨命時手書
以遺其從子者足矣筆畫森然其精忠義烈

之氣縈迴於片幅之間使後人感慨悲惋一讀一溯不自知其爲何心也在取舍熊魚蒼黃造次之際丁寧縷綣累書不一書以遺其從子者何故也或謂釜鼎鎌鑿弓韝囊襆之屬非臨死者所急而必詳錄不遺者何也此惡足以知先生也先生度其二子隨坐欲以後事付於從子龜童龜童先生弟紹地子之小字其下又書硐字欲定名爲硐而其家人畏禍不敢以名名以源云而明言爲後又必隨坐如二子此先生斯券之所以成也在龜童則不書屬爾置之子與從子之間以家財則

先生雖貧必有田土臧獲焉又有所謂别藏
之俸焉而皆不擧漫書京鄉家細瑣什物如
此而署押其末又要叔父及妹婿先生署押之傍有姓
李而署押者著署有石字樣或疑爲樗軒蓋以樗軒爲先生得意友故也然朋友署押於
劵中古雖有是例而此未必然謹按河譜先生妹婿有李石柱此恐其人故余則斷以爲
先生妹婿亦署押於左右者只以示以此貲財傳
於龜童之意而已然則先生書劵之日月雖
不可攷而先生書劵之意未始不可攷只看
得先生傳後之意可也今之人强作然疑抑
何哉又或謂先生之死已淩矣後嗣之存與

不存於先生何關而乃區區爲此也嗚呼人生天地間此一氣自祖先相傳至于己而絶之爲可傷痛故古人必重立後以文山大節顚躓困頓四載燕獄而其抵弟書眷眷以立後爲言文山尚然以此議先生何哉或謂旅軒張公爲嶺南文獻所在而旅軒所撰墓文不書傳後於從子傳後之說未可信也是則不然先生衣冠之藏在善山外外孫金姓人居近地禁樵牧副尉卽龜童名以源而爲長力副尉之後祭先生者居安東始副尉六歲育於外祖生員琴嵇在奉化及長贅于安東

權玠子孫仍居焉旅軒以善近而安遠只聞金氏之
言不知有副尉事特限於聞見也不然而使
河氏往來旅軒則何故只書先生之考曰王
考以上莫之記耶先生之考觀察使澹祖評
理之伯曾祖同正漑高祖別將玄五代祖大
護軍公正以上譜牒斑斑可攷安得謂王考
以上莫之記也於先世闕而不錄則無怪乎
後嗣之未及詳書也遂以此並與遺券而歸
之不信可乎謹按翰林裴龍吉所撰僉知達
副尉之曾孫墓誌錄副尉事詳悉墓誌曰司諫裬達之日顧謂家

人曰此禍當連宗族惟弟紹地子龜童在繈褓必免遂列錄家中雜物數十品仍書碙字於龜童之下以付之至今契劵猶存蓋欲改龜童爲碙以繼己而一時休禍更名曰源郎公曾祖也而墓誌之作在萬曆辛丑旅軒之文成於萬曆丙辰則在裴誌後十六年矣一信而一不信何也不寧惟是琴公嵇權公玠兩家譜牒亦詳錄其傳後於副尉明白無疑豈可以旅軒之文偶失記載數百年間傳信文字一併抹撥之乎曾在乙酉趾齋閔公告于肅廟特以河源爲緯地之嗣 王言一下倫理以定則一幅遺劵可以垂百代而不朽

肅廟特教可以建天地而不悖持此以歸長

子育孫誦〻 先王之典則襲賢祖之休美則

斯爲丹溪先生肖孫矣河君之歸謹書券後

如此嗚呼崇禎後百三十一年己卯長至日

南陽洪啓禧謹書

遺墨

戲成一絶寄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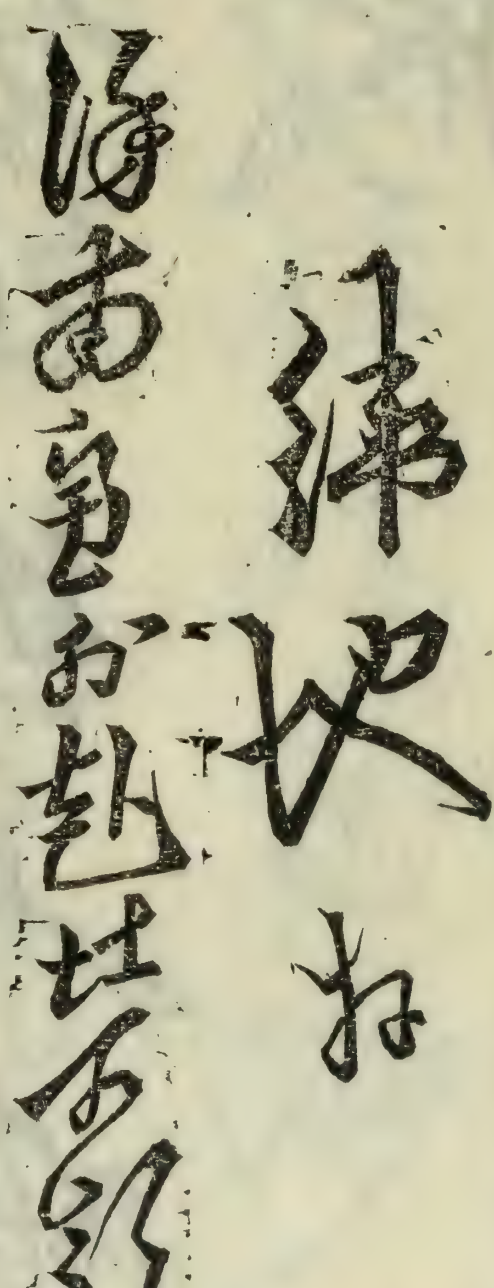
處士吏

一名勝皆克渺
然嶺雁至奇絶
三千世時何從

寫事度

書畫十幅

賤



倉石八邊夕照明
父子吟分話了情一首遺
詩不忍讀擬來亦成後見
吾誠
幕中賓選一時良從古朝

家重朔方努力事運奇
策莫令東顧遺吾
王

丹溪河緯地

遺稿跋

嗚呼此丹溪河先生遺稿也詩十一篇文四篇可謂寂寥矣然顧安用多乎哉其人爲國家之眞元氣其文爲宇宙之眞文章撑拄綱常震耀左海可與日月爭光則零金碎玉足以動人耳目雖如兪先生之三百揚鷹亦可使千載之下志士忠臣咨嗟誦如見鬚眉況斯集所載不翅全鼎之臠乎嗚呼偉哉惟其生同志死同傳同歸九原長衛 英孫則朴先生後孫崇古所以蒐輯六先生著述

合爲一集者其志可悲也然俞先生固武人至若五先生俱爲 英陵所儲養於集賢淸華之選以貽 嗣孫者也風流翰墨照映一世者當何如也出入論思潤色 王國其遺餘詠唾可傳者何限而惜乎刼禍盪滅之餘無人收拾不能如 皇朝方希古全稿之始錮而終顯焉尤可見東人之畏禍鹵莽爲甚恨也成先生遺文之流傳者視諸公較多故已有編成一家言者世或疑之君子曰何傷也諸先生之文合之則如七耀之並麗分之則

如五嶽之各峙合編與分編非有所彼此也
從今以往或分或合又未知有幾番入梓而
均之可以永耀於天壤之間其何傷也河先
生後孫龍翼等亦依成先生集例别刊茲編
仍有附錄啓禧實與聞其事就其中車原頫
雪寃記序不但其文字荒陋斷不出於先生
而已攷其年月乃在於景泰丁丑五月竊想
其時先生之熱血苦衷噴薄磅礴與神爲謀
與天相抗則此等閒漫著述萬萬不暇心明
矣後之托名贋作者多見其欲巧而破綻爾

遂淩意删去而附記之

上之四十四年戊子七月下瀚輔國崇祿大夫
行判中樞府事致仕奉朝賀洪啓禧謹跋

冄溪先生實紀卷之二

二
一